

柴霍夫短篇小說

第四卷

快樂的結局

套中人

在米倫諾西支哥村的末端，有兩個打獵的人，因為興致很好，以致忘了天晚，只得在老人白洛科的倉房裏借宿。這兩個人，一個是獸醫伊凡，一個是教師蒲謹。伊凡還有一個嚕哩嚕囉的古怪名字，但全省的人依舊叫他做伊凡。他住在城市附近的一個養馬的草舍裏，現在出去打獵，是想吸一點新鮮空氣。蒲謹是中學校的教師，每年夏天在P伯爵家裏住，平常都是在縣城裏住家。

大家都沒有睡覺。伊凡是一個又高又瘦的老人，鬚鬚很長，坐在門外，在月光下吸煙。蒲謹躺在裏面的草堆上，在黑暗裏人家在外面看不見蒲謹的身體。

他們兩個人彼此講着各種故事。在許多故事中，他們談到老人的妻子馬芙娜，是一

個健康而又聰明的婦人終身住在鄉間，從來沒有看見過城市和火車，最近十年來都過的是竈下生活，只有晚上閒空時，纔能夠到街上逛逛。

蒲謹說：『這有什麼稀奇呢！世界上性情孤僻的人多得很，他們想做隱士，恨不得躲到蟹殼或是蝸牛殼裏。也許這是隔世遺傳之一例，又回到人類的祖先去了。古時人類的祖先還不是社會的動物，獨自在洞裏，大約就只有這一點和現在的隱士不同，其餘都很相像。——天曉得！我不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解決這種問題也不關我的事；我不過說像馬芙娜這樣的人並不算稀奇罷了。不必遠說；兩個月以前，我有一個同事，希臘文教師皮理國死在我們城裏，那真比馬芙娜要稀奇得多。你一定也聽人家提起過這樣一位先生。他不論天雨天晴，總是穿套鞋，穿溫暖的棉衣，手裏拿一把傘。他的傘有一個傘套，他的錶也有一個灰色羊皮的錶套，拿出鉛筆刀來削鉛筆的時候，還有一個刀套；他的臉似乎也有一個套子，因為他的臉總是藏在翻轉的領子下面的。他戴一副黑眼鏡，穿一身法蘭絨的外衣，羊毛蓋住耳朵，上馬車的時候，一定要吩咐馬車夫把車蓋撐起來。總之一句話，

這位先生無往而不用其套子，連他自己也成了套中人，自己孤獨，與外界隔絕無聞。「真實」使他煩惱，使他害怕，使他時常着急，也許因為要證明他的膽怯，他對於真實的厭惡，所以他纔竭力稱讚過去和虛無渺茫的事情；甚至他所教授的希臘文，其實與他的手套和雨傘也差不多，遮蔽着他，使他看不見真實的人生。

「他總是甜蜜蜜的說：『希臘文是多麼響亮，多麼美麗呵！』爲了證明他的話，他總是擡着眼睛，伸着手指，讀着希臘文的『人類』一詞。

『皮理國的思想也是藏在套子裏的。他的心裏最清楚的就是政府裏的通告和報紙裏的論文關於禁止的事情。例如禁止孩子們在夜間九點以後出外的通告，或者肉慾的戀愛不合法律的論文，他都牢記在心，這是禁止的，這就完了。他一看見允可的通告或是文章，總有點懷疑，以爲人家說得不清楚。城裏只要辦了戲劇社讀書會或是咖啡店等，他就要大搖其頭，溫和的說道：

『「自然，這是很對的，很好，不過我希望牠不要引到別的壞事情上去就好了。」』

『人家做錯了事，犯了規，雖然與他無關，他也要替人家傷心一陣。如果他有一個同事在禮拜堂裏遲到，或者他聽到人家傳說某一個學生行爲不端，或者有一個婦人赴官長宴遲到，他總要着急得不得了，說是他希望不要再有此類的事發生。每逢教師開會，他那種莊嚴慎重的態度，真令人難受，時常發揮議論，說是男女學生行爲不端，應該好好管教，課室秩序，囂張太甚，也應該加以整頓……』

『呵，他希望這些事不要傳到當局耳朵裏去；他希望第二班的皮拙夫開除，又希望第四班的葉國樂開除。你要知道，他那嘆息，他那垂頭喪氣，他那灰白色臉上的黑眼鏡，他那臭貓一般的小臉，把我們大家都壓伏住了，我們沒有法想，只好減去皮拙夫和葉國樂的操行分數，結果是把他們兩個人開除。他來看望我們的時候，有一種古怪脾氣。坐下以後，就沈默着不響，好像在留心檢查一樣東西似的。他像這樣沈默着，可以坐到一兩個鐘頭纔走。這樣的靜坐，他自稱爲「聯絡同事的感情」；顯然跑來坐一兩個鐘頭在他是很感到疲倦的，所以要這樣靜坐的緣故，據他說這是他對於同事應盡的責任。我們這些當

教師的都有點怕他。說來你不相信，像我們這樣身心健全的人，讀書又多，自然應該連任十幾年的教師，而他這樣一個東西，終日撐傘穿套鞋的朋友，在中學校裏當教師居然倒也有十五年之久了。中學校，真的——不但中學校，就連全縣城，也在他的掌握之中似的。城裏的太太們禮拜六不敢出去看戲，恐怕被他聽見；牧師當着他的面，不敢喫肉打牌。我們在皮理國這種人的勢力之下近十幾年來差不多看見城裏的任何東西都害怕。我們怕高聲說話，怕送信，怕做朋友，怕讀書，怕幫助窮人，怕教人讀書寫字……』

伊凡潤了潤喉嚨，要想說話，首先卻要點燃煙管，望了望月亮，停頓了一會，然後纔說：『是的，身心健全的人讀了許多書也是無用……倒只有皮理國那樣的套中人得意！天下事大半如此！』

蒲謹繼續說：『皮理國與我住在同屋的同一層樓上，他的門正對着我的門；我們彼此時常能夠望見，他在家裏，是如何生活的，我都能夠看得清清楚楚。他在家裏仍舊是老把戲：長衫，睡帽，百葉窗，門門，一套關得嚴嚴的東西，還有——我希望不要再有此類的

事發生！」四旬齋的食物在他是很感到困難的，然而他卻不喫肉，雖是人家說皮理國不守齋戒，其實他不過吃一點清蒸魚罷了——雖不是四旬齋的菜，人家究竟不能夠說魚就是肉。他家裏不用女僕，恐怕人家說他不規矩，只用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子與分實做廚房，有一點聰明，又有一點傻，歡喜喝酒，以前曾做過官家的廚房，所以弄出菜來還有一點花樣。這位奧分實時常交叉着手臂站在門口；時常嘆息一聲，囁咕着同樣的話：

「現在這樣的人真不少！」

『皮理國的小寢室也好像套子一般；他的牀是有帳子的。他上牀睡覺的時候，蒙頭蓋被，寧可熱得透不過氣來；風吹在關着的門上；火爐裏發出沈濁的聲音，廚房裏發出嘆息的聲音——不吉利的嘆息……他在被褥裏聽見這些聲音，便要嚇得發抖。他恐怕出事，疑心奧分實要來謀殺他，又恐怕強盜要奪門而入；所以整夜做着惡夢，早晨我們一同到中學校去。他滿臉愁容，面色灰白，顯然中學校裏的人在他看來，都非常可怕而又可厭了，像他那樣孤獨的癖性，連同我走路他都覺得有些不耐煩。』

『他常說：「課堂裏吵得這樣利害，真討厭！」他說這話，好像是在解釋他之所以發愁的緣故。』

『就是這位希臘文教師，套中人——說來你不相信——幾乎結了婚。』

伊凡很快的向倉房瞟了一眼，說道：

『笑話！』

『不是笑話，的確幾乎結了婚。我們學校裏新來了一個史地教師米海爾，他是小俄羅斯人，這一次來不只他一個人，是與他的一個姊姊薇琳迦同來的。米海爾是一個又高又黑的年輕人，一雙大手，人家一看他那副尊容，就知道他的聲音一定也很沈著，總之，他那聲音好像桶裏發出來似的——「綳，綳，綳！」她的年紀並不十分輕，大約三十歲光景，身材也很高大，黑眉毛，紅面龐——總之，她是一個陳皮梅，又會快活，又會吵鬧；她總是唱着小俄羅斯的歌曲大笑。她笑起來好像鈴鐺似的——「哈哈，哈哈！」我們在校長記名日的筵席上認識了他們兩姊弟。我們赴宴原是不得已的應酬，現在竟忽然看見一位新的

阿弗洛狄德(Aphrodite 希臘愛與美之神)從水波中走了出來，她行步的時候，手撫着臀部，屈着兩臂，又是笑，又是唱，又是跳舞……她熱烈的唱着吹風曲，又唱別的歌，唱了一曲又一曲，把我們全都迷住了——甚至皮理國也被她迷住了，他坐在她的旁邊，蜜一般的笑着說：

『小俄羅斯人溫和善感，富於同情，使我想到古希臘。』

『這句話把她拍得高興起來，她便熱烈而又懇切的告訴他，她在格亞齊司基縣有許多田，她母親住在鄉下，她家裏有梨，有西瓜南瓜等等。她的家鄉用甜菜的根做湯，加上一些赤茄子。』好喫——真好喫！

『我們聽了許久，忽然大家不約而同的想起一個念頭來：

『校長夫人溫和的對我說：「替他們倆做媒，倒還不壞。」』

『我們大家這纔想起皮理國還沒有結過婚，現在我們竟奇怪起來，以前怎麼會觀察不到呢？在他一生中這樣大的一件事情，竟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對於女人的態度是怎

樣的呢？他自己怎樣解決這個重大問題呢？一直到現在我們纔想到這些事情；也許因為像這種無論天雨天晴都要穿套鞋，睡覺要掛帳子的朋友，我們萬萬想不到他會與戀愛發生關係罷？

『校長夫人繼續發表她的意見道：「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她也有三十左右了。我相信她一定肯嫁給他的。」』

『城裏的人，辛辛苦苦，做了許多不重要的事情，無意識的事情！那就是說，許多重要的事情，一點都沒有做。例如，我們替皮理國做媒，又有什麼要緊呢？皮理國並沒有想到要結婚呀！校長夫人，訓育主任的妻子，以及一切中學校裏的太太們都活潑起來，甚至漂亮起來，好像她們在人生中忽然找到一種新意義似的。校長夫人在戲院裏定了一個包廂，我們看見在她的包廂裏坐着薇琳迦，臉上發着光，非常快樂，在薇琳迦旁邊，坐着皮理國，人極矮小，好像他是被別人用鉗子夾了出來似的。我想開一個夜宴，太太們一定要我把皮理國和薇琳迦也請了來。總之，機器都開動了。大家看出薇琳迦對於這次的撮合並不

反對。她與她弟弟不大和睦；他們兩姊弟從早到晚，不做別的事情，不是吵嘴，便是打架。例如，這也是其中的一幕。米海爾是個年輕力壯的人，穿着繡花的衣服，一隻手挾了一堆書，一隻手拿着手杖，在街上走，他的姊姊跟在後面，手裏也拿着書。

『她就要高聲說：「米海爾，你沒有讀過這本書。我可以發誓，你沒有讀過這本書！」』

『米海爾便要憤憤的拿手杖往街石上一敲，大聲喊道：「我告訴你，這本書我的確讀過的。」』

『「天哪！米海爾，你何必這樣著急呢？我們是在討論原理呀。」』

『米海爾喊叫的聲音比以前更高了：「我告訴你，這本書我的確讀過的！」』

『在家裏的時候，那怕是有客人當着面，也會引起口角的。這種生活自然過的很厭倦。她一定很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家。再說，她的年紀也不小了；再不容她仔細選擇了；隨便嫁誰都不成問題，就連希臘文教師也肯嫁了。實在的，大多數的女子只想嫁人，不管嫁的人是誰。所以薇琳迦漸漸的對於皮理國表示起好感來了。』

『至於皮理國呢？他時常去拜訪米海爾，猶之看望我們一樣。他來了，就坐下，靜默着不響。他靜靜的坐着，薇琳迦便唱吹風歌給他聽，或是一雙黑眼睛愁苦的看着他，或是突然大笑起來——「哈哈，哈哈！」

『勸駕成了這次戀愛事件的主要部分，大家勸得最起勁的是要他們早點結婚。個人（他的同事和太太們）都勸皮理國早點結婚，此生除了結婚，沒有更重大的事情；我們大家都祝賀他，扳着面孔說了些腐敗的話，如「結婚是嚴肅的步子」之類。再說，薇琳迦貌美而且有趣；她是顧問官的女兒，家鄉又有田產；還有，她對他是第一個體貼溫存的人。他居然回心轉意，決定要結婚了。』

伊凡說：『好啦，既是快結婚了，你就該把他的雨傘套鞋拿開纔是呀！』

『嚇嚇！偏偏辦不到。他把薇琳迦的照片放在桌子上，跑來看我，談到薇琳迦和家庭生活，說起結婚是嚴肅的步子。他時常到米海爾家裏去，但卻一點也不改變他對於人生的態度；反之，他對於結婚的決定倒似乎很憂傷起來。他一天一天的瘦削灰白起來。似乎

更加縮到套子裏面去了。

『他時常歪着嘴，微弱的笑着對我說：「我愛薇琳迦，我知道個個人都應該結婚，不過……你知道的，這一次的事情實在太匆遽了……總應該考慮一下呀！」』

『我常對他說：「這又何必考慮呢？結婚——不就完了麼！」』

『「不然，結婚是嚴肅的步子。一定先要稱稱責任的輕重……此後便什麼事都不會錯了。我爲了這事，焦思熟慮，整夜都沒有睡覺。我的確有些害怕：她的哥哥和她自己的思想都古怪得很；你知道的，他們的見解都很特別，性情又很暴躁。一個人一定要結婚，誰知道結婚以後能不能夠和睦相處呢！」』

『他也不去求婚，好像沒有這麼一回事似的，校長夫人和別的太太們都在旁邊急得要命；他還是在權衡責任的輕重，那時他與薇琳迦差不多每天出外散步——大約他以爲這在他的地位上是應該做的事——還時常跑來看我，談到家庭生活。後來他一定要向她求婚的，如果不是爲了她弟弟的關係，也許早就要同她結婚，幹那我們幾千萬人

所幹過的愚蠢而又無味的把戲了。薇琳迦的弟弟，從認識皮理國那一天起，就討厭他。

『他時常聳聳肩膊，對我們說：「我真不懂，我真不懂，你們怎麼會與這個鄙夫，這個討厭相的人相處得這麼久。唉，你們跟他在一起，怎麼生活得下去呢！空氣又悶人，又不乾淨！你們以為自己是教師麼？簡直是卑劣的刑名師爺！你們不是進的科學的殿堂，卻是審判囚犯的老爺公案，酸臭得好像警察的崗位一般。我的朋友們呵，我同你們再住一些時，就要到家鄉去捉螃蟹，教育小俄羅斯人去了。我一定要走了，你們去與猶大同處罷——那個偽善的東西。」』

『否則他便大笑，後來便號啕大哭，哭得聲音很尖銳的時候，又笑了起來，他搖擺着手問我道：

『他坐在這兒幹什麼？想要什麼？眼睛睜得很大的坐着幹什麼？』

『他甚至替皮理國取一個綽號，叫做賽蜘蛛。他的姊姊要嫁給賽蜘蛛，我們自然便不好向他開口了。』

『有一次校長夫人不知個中底細，向米海爾說起，他的姊姊如果嫁給大家尊敬的皮理國，確是一對佳偶，米海爾皺緊眉頭，囁咕着說：

『不干我的事；她高興嫁給爬蟲，就嫁給爬蟲好了。我是不來干涉別人的事情的。』

『你聽我說以後的事情罷。有一個頑皮的人畫了一張皮理國的諷刺畫，他穿着套鞋，褲管捲起，一隻手撐了一把傘，一隻手挾着薇琳迦。下面寫了一行字，「希臘式的戀愛。」這一張畫竟弄得無人不知，大約是位藝術家費去不只一晚的工夫，後來幾乎男子中學和女子中學的教師，僧侶學校的教師，縣政府裏的官員，每一個人都接到一張。皮理國也接到一張。這張諷刺畫使他很感到痛苦。

『五月一日的那一天，是星期日，我們師生發起，在中學校聚集，一同到城外的樹林子裏去玩。我和皮理國都去的，他面色發綠，比陰霾的天氣還要陰沈。

『他的嘴唇顫抖着，說道：「這裏的人多麼壞呵！」

『我真替他發愁。我們正走着的時候，忽然——說來你不相信——米海爾急轉着

腳踏車，飛一般的撇過，薇琳迦也騎着腳踏車，跟在後面，臉紅氣喘，但卻很有興致。

『她喊着說：「對不起，我們先走了。多麼可愛的天氣呵，多麼可愛呵！」』

『一會兒他們兩個人都不見了。皮理國面色由綠轉爲灰白，似乎非常受驚。他呆立了一會，兩眼定定的望着我。……』

『他問道：「請你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呢？我的眼睛難道會欺騙我麼？中學校的教師和小姐難道應該騎腳踏車麼？」』

『我說：「這有什麼不應該呢？他們騎腳踏車，是娛樂他們自己呀。」』

『他看我視若無事，非常驚訝，說道：「怎麼會是應該呢？你說的是什麼話？」』

『他驚恐非常，不願再往前走，獨自一人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不住的發抖，神經過敏的搓着一雙手，從他的臉色看來，顯然他很不服。他上課沒有上完就走了，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他沒有用午餐。到了晚上，雖然天氣十分溫暖，他還是要把自己裹得緊緊的，走到米海爾家裏去。薇琳迦出去了；他只會見她的

弟弟。

睡醒。

『米海爾皺了皺眉，冷冷的說：「請坐。」他滿臉睡意，午餐後剛剛睡了一覺，還沒有

『皮理國默默的坐了十分鐘，說道：

『我來看你，是想同你說幾句話。我非常煩惱，簡直非吐不快。有一個無禮的人替我和另一個人畫了一張荒謬的諷刺畫；與你我都有關係的。我告訴你，這張畫是污蔑了我……我並不是這樣的人——反之，我的行為是紳士的行為呢。』

『米海爾掛下了臉孔，默默的坐着。皮理國等了一會，慢慢的，悲哀的說道：

『我還要向你說幾句話。我在校中服務多年，你還是新來初到，我要給你一個警告，略盡我做老同事的責任。你騎腳踏車，這種娛樂不是教育青年的人所應該做的。』

『米海爾沈濁的聲音問道：「爲什麼不應該呢？」

『米海爾，這還用說麼——你總應該有自知之明呀。如果教師騎着腳踏車玩，學